

辽宁省教育厅2015-2018年科学研究一般项目(W2015105)成果
大连外国语大学2018年度学科建设专项经费资助出版

深层汉语语法分析

A Deep Analysis of Chinese Grammar

袁庆德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CHINA THEATRE PRESS

辽宁省教育厅 2015—2018 年科学研究一般项目（W2015105）成果
大连外国语大学 2018 年度学科建设专项经费资助出版

深层汉语语法分析

袁庆德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CHINA THEATR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深层汉语语法分析 / 袁庆德著.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19. 4

ISBN 978-7-104-04776-6

I. ①深… II. ①袁… III. ①汉语—语法—研究
IV. ①H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59208 号

深层汉语语法分析

项目策划: 张恒军

责任编辑: 王松林

项目统筹: 崔晗璐

责任印制: 冯志强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出版人: 樊国宾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天宁寺前街 2 号国家音乐产业基地 L 座

邮编: 100055

网址: www.theatrebook.cn

电话: 010-63385980 (总编室)

传真: 010-63383910 (发行部)

读者服务: 010-63381560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天宁寺前街 2 号国家音乐产业基地 L 座

印刷: 北京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28.5

字数: 480 千字

版次: 2019 年 4 月 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号: 978-7-104-04776-6

定价: 98.00 元

版权专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前言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汉语语法研究进入了新的理论和新的分析方法引进与应用阶段,这些理论和方法不同程度上弥补了传统语法分析的不足,大大提高了汉语语法分析的质量。在各种新引进的语法理论中,转换生成语法中的空语类理论独具特色,它是动态地描写和分析句法结构,而不是像有些语法理论那样偏重于对句法结构进行静态的描写分析,它是通过对句法结构中存在的空语类的分析来从更深的层次上分析句法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一种句法结构的生成方式,以及句法结构之间的转换关系,这对于分析灵活多变的汉语句法结构是非常有利的。例如:

这本书我看过。

按照我国现行的语法理论,这是一个主谓谓语句,其中的“这本书”是句子的主语,是受事主语,“我看过”是主谓短语作谓语。但是,谓语是对主语进行陈述的句法成分,可是这里“我看过”并没有说“这本书”怎么样,只是说“我”做过什么,显然,“这本书”不是句子的主语,这个句子不是一个主谓谓语句。根据空语类理论,“看”是一个及物动词,及物动词的后面必须有宾语意义才完整,这里“看过”的宾语毫无疑问就是句首的“这本书”,而被移到了句首,结果在“看过”的后面形成空宾语。由此可见,“这本书我看过”是由“我看过这本书”转换成的。不过,有的学者不承认句法成分移位现象的存在,会坚持认为“这本书”就是句子的主语,认为“这本书我看过”是用“这本书”作“受事主语”而造成的句子,而不认为是将“看过”的宾语“这本书”向前移位而成的。但这样一来,他无法解释“看过”后面的位置为什么是空的,因为这种空位显然不是省略成的,宾语“这本书”是不可以补出的,否则句子重复累赘,不成话。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空语类理论是动态地分析句法结构的转换与生成,对于客观地分析汉语的句法结构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不过，空语类理论只负责深层次上的句法结构分析，只分析不同句法结构之间的转换生成关系，而不分析不同句法结构之间在语义和语用上的区别，所以在运用空语类理论分析完一种汉语句式的句法结构及其生成方式以后，我们还要根据“三个平面”理论，分析转换成的句式与原型句式之间在语义和语用上的区别。“这本书我看过”和“我看过这本书”在语义上是相同的，但语用功能不同。“这本书我看过”是用“这本书”作话题，而用“我看过”作对话题的说明，这样就可以使听者或读者注意后面对话题的说明，从而使“我看过”得到了强调。这是因为句末是听者或读者注意的天然焦点，将“看过”的宾语“这本书”向前移动，就使“我看过”落在了句末焦点的位置上，从而引起听者或读者的注意。再如，“王冕死了父亲”这个句子，自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学术界一般都把它看成“主—动—宾”句，认为其中的“父亲”是“死”的宾语，属于“施事宾语”。但是，“死”是不及物动词，是不能带宾语的，“死”与“父亲”显然不是动宾关系。而根据空语类理论，这里“死”的前面存在着空主语，这显然是由主语“父亲”与谓语“死了”互换位置而形成的，确切地说，是由谓语“死了”向前移位而形成的。可见，“死了父亲”是一个主谓倒置的主谓句，在这里作“王冕”的谓语，也就是说，“王冕死了父亲”是一个特殊的主谓谓语句，是由“王冕父亲死了”的说法转换成的，转换的目的是避免将“王冕父亲死了”理解为“王冕的父亲死了”，因为“王冕的父亲死了”陈述的是王冕的父亲的变化，而“王冕父亲死了”说的是王冕的变化，将“王冕父亲死了”转换成“王冕死了父亲”，在形式上与“王冕的父亲死了”有了明显的区别，这样就能使人更准确地理解“王冕死了父亲”这个句子的意义，就是由于父亲死了，王冕成了没有父亲的人，而不会把它理解为“王冕的父亲死了”。“王冕死了父亲”这个句子出自《儒林外史》第一回，是用来说明王冕的身世的。原句是：

这人姓王名冕，在诸暨县乡村里住，七岁上死了父亲。

“王冕死了父亲”是由“(王冕)七岁上死了父亲”改造成的。从这里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出“王冕死了父亲”这种句式的语用功能。

通过上面的两个例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空语类理论在分析汉语句子的深层结构上的巨大作用，它可以帮助我们避免在汉语句法结构的分析上出现句法成分间的语义关系与句法成分间的语法关系相矛盾的情况。20世纪50年代的那场汉语主语宾语问题的大讨论中，形式派仅仅根据句法成分间的位置关系确定主

语和宾语,把“王冕死了父亲”中的“父亲”分析为宾语,把“台上坐着主席团”中的“主席团”也分析为宾语,说它们是“施事宾语”,否定了“王冕死了父亲”“台上坐着主席团”等特殊句式在语序上的特殊性,否定了它们作为不同于“主—动—宾”句的特殊句式的地位,结果使句法成分间的语法关系与语义关系相脱节、相矛盾,影响了人们对“王冕死了父亲”“台上坐着主席团”之类的特殊句式的语法意义和语用功能的深入分析。这种仅仅根据句子的表层结构分析句子结构的做法是没有意义的。

本书名为《深层汉语语法分析》,就是要运用空语类理论,在更深的层次上对汉语的句法结构进行分析,找出不同的句法结构与它所表示的语法意义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不同的句法结构所具有的不同的语用功能,指出汉语特殊句式的生成过程与机制,这对于汉语语法教学也是有利的。

笔者在很多年以前就觉得学术界所提出的“施事宾语”说有问题,认为这样的说法是不合逻辑的,也发表过相关的论文。在长期的现代汉语课程教学的实践中,笔者越来越觉得这样的理论是不合理的,是没有实用价值的,直到后来接触到了空语类理论,才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了这种理论为什么是不合理的,于是决定在徐烈炯、沈阳、韩景泉等学者对空语类理论的介绍与研究的基础上,运用空语类理论进一步分析汉语的句法结构。2015年,笔者向辽宁省教育厅申报了题目为“汉语空语类语法研究”的课题,得到了辽宁地区专家学者们的认可,获批为辽宁省2015—2018年的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从此用了两年多的时间撰写论文和本书。在这里衷心感谢本项目评审专家们的支持,也感谢辽宁省教育厅和大连外国语学院对本项目的资助。

本书运用空语类理论,从汉语空语类所属的词性类别、句法成分类别、形成机制类别这三个角度系统地分析归纳了汉语的空语类,在此基础上论述了学术界所认定不当的汉语名词重叠、量词重叠、动词重叠等语法现象的实质,并讨论了学术界广泛争论的兼语句、连谓句、存现句、“为”字被动句等特殊句式,又从空语类的角度对以往学术界尚未提出或很少提到的“事件句”“变化句”“宾语话题句”“中心语话题句”“主语话题句”“动补宾谓语句”“动宾补谓语句”“省略式反复反问句”等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分析了它们的句法结构、语法意义、语用功能、生成方式等。最后本书又从帮助汉语学习者避免语法偏误的角度论述了我们的研究成果在对外汉语教学上的应用价值。

笔者于2017年8月末开始在亚美尼亚孔子学院担任汉语教师。在此期间,笔者把本课题的少量研究成果运用到课堂教学中去,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在一次“准本土教师培训会”上,笔者做了“谈谈汉语语序的转换”的讲座,举了“客人来了”转换为“来客人了”、“我没见过雷锋,我见到了活雷锋”转换为“雷锋我没见过,活雷锋我见到了”、“还是老的姜辣”转换为“姜还是老的辣”、“雷锋出差一千里,做了一火车好事”转换为“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等例子,说明了语序转换的机制和转换前后语用功能上的差异。听完该讲座之后,参加培训的教师及志愿者均表示收获不小(关于本次讲座的具体内容,本书最后一章结尾处将详细说明)。衷心希望本书的研究成果能够对汉语语法理论的丰富与发展以及促进对外汉语教学效率的提高作出微薄的贡献。

本书的各种观点都是以实际存在的语料为根据提出的,极少使用自拟的例句,偶尔使用的自拟例句也是家喻户晓的通用说法,其他例句绝大多数出自北京大学语料库网络版,少数出自BCC汉语语料库,这两个语料库语料丰富,只是对于很多语料的出处标得过于简略,甚至等同于没有标明出处(如“出处:科技文献”),为了突出本书的严谨性和语料的可信度,我们又通过多种渠道弄清了这些语料的具体出处,个别语料实在弄不清具体出处,我们只好舍弃,这样额外花费了不少时间。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对这两个语料库的主办单位表示由衷的感谢,如果没有它们提供的这两个大型语料库,本书的写作会非常困难,结论的可靠性也会大打折扣。除了从这两大语料库中搜集到的语料以外,还有少量语料出自“语料库在线”语料库,以及转引自其他学者的论著(均已标明出处),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中的很多观点都是以往学术界所没有提出的,也有许多观点与学术界现有的观点是不同的,这些观点都是以实际应用为目的提出的,其中也难免有不当之处,再加上时间仓促,有些新提出的观点处理得可能不够圆满,行文中甚至还有笔误等问题,恳请广大专家学者批评指正,以便将来有适当的机会再根据我们的后续研究心得和专家学者的意见进行修订。

袁庆德

2018年4月18日

目 录

第一章 空语类理论概述.....	1
第一节 什么是空语类	1
第二节 空语类理论在汉语句法分析中的作用	3
第三节 汉语空语类的研究情况	8
第二章 汉语空语类的类别.....	10
第一节 空语类的词性类别	15
一、名词性空语类	15
二、动词性空语类	16
三、介词性空语类	17
四、数词性空语类	19
第二节 空语类的句法成分类别	67
一、空主语	68
二、空谓语或空谓语中心	69
三、空宾语或空宾语中心	70
四、空中心语	71
五、空状语	72
第三节 空语类的形成机制类别	73
一、省略型空语类	73

二、移位型空语类	113
三、隐含型空语类	124
第四节 隐含型空语类与省略型空语类的区别	136
一、形成的条件不同	138
二、省略型空语类可以补出, 隐含型不可以	139
 第三章 空语类与汉语的特殊句式.....	143
第一节 空语类与汉语的存在句	143
一、存在句的结构	144
二、“具体存在句”的谓语动词	157
三、存在句的生成方式	161
四、存在句中的空语类	168
第二节 空语类与汉语的变化句	170
一、以往学术界的观点	170
二、变化句的结构	177
三、变化句的语法意义	179
四、变化句的生成方式	183
第三节 空语类与汉语的事件句	187
一、以往学术界的观点	188
二、事件句的语法结构	195
三、事件句的语法意义	197
四、事件句的语用功能	199
五、事件句的生成方式	205
第四节 空语类与汉语的被动句	206
一、有标记被动句中的空语类	206
二、无标记被动句中的空语类	211
三、从空语类理论看“为”字被动句的历时演变	217

第五节 空语类与汉语处置句	228
一、处置句中的空宾语	229
二、处置句中的空宾语中心语	235
三、处置句的表达功能	235
第六节 空语类与宾语话题句	236
一、宾语话题句中的空宾语	236
二、宾语话题句的生成	238
三、宾语话题句的转换	240
四、关于“类宾语话题句”	247
第七节 空语类与中心语话题句	250
一、主语中心语话题句中的空语类	250
二、宾语中心语话题句中的空语类	255
第八节 空语类与主语话题句	256
一、主语话题句的界定	256
二、主语话题句中的空定语	259
三、主语话题句的生成	260
第九节 空语类与连谓句	262
一、以往学术界的研究情况	263
二、连谓短语的语法结构	268
三、连谓句的句法结构类型	282
四、连谓句中的空语类	295
第十节 空语类与“兼语句”	298
一、以往学术界的研究情况	299
二、兼语句的句法结构	306
三、类兼语句	328
四、兼语句中的空语类	342
第十一节 空语类与“动补宾”谓语句	345
一、“动补宾”谓语句的来历	345

二、“动补宾”谓语句中的空语类	348
第十二节 空语类与“动宾补”谓语句	357
一、“动宾+说明性补语”式“动宾补”谓语句与空语类	358
二、“动宾+评价性补语”式“动宾补”谓语句与空语类	362
第十三节 空语类与单谓语动词任意条件紧缩复句	368
一、任意条件复句	369
二、任意条件紧缩复句	370
三、单谓语动词任意条件紧缩复句	370
第十四节 空语类与省略式反复反问句	378
一、以往学术界的研究情况	379
二、省略式反复反问句的结构	386
三、省略式反复反问句的语法意义	387
四、省略式反复反问句的语用功能	392
五、省略式反复反问句的生成机制	400
六、省略式反复反问句中的空语类	414
第四章 空语类理论在汉语语法教学上的运用.....	418
第一节 目前汉语语法教学上存在的问题	418
第二节 空语类理论在汉语语法教学中的作用	420
一、加深对汉语特殊句式的认识	421
二、避免某些汉语语法偏误的产生	422
参 考 文 献	440
后 记.....	442

第一章 空语类理论概述

空语类理论是生成语法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生成语法理论的创始人乔姆斯基^①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随后传入中国。

生成语法理论主要研究一个深层语法结构怎样转换成一个表层语法结构。所谓深层语法结构，结合汉语的实际说，就是从逻辑上看或从一般语法规则上看，一个句子或短语的原型结构；而所谓表层结构，是由深层结构转换成的一个句子或短语的实际形式，是深层结构的变化形式或省略形式。在句子或短语的深层结构上应该存在的句法成分或句法成分的一部分有时在表层结构的相对应的位置上不出现，这种在表层结构的相对应的位置上不出现的句法成分或句法成分的一部分就是空语类。下面我们具体说明什么是空语类，以及空语类理论在汉语句法分析中的作用，然后再谈谈自从空语类理论引进我国之后学术界的研究情况。

第一节 什么是空语类

关于“空语类”的概念，徐小球（2010）根据乔姆斯基的有关论述指出：“所谓空语类，是指语言结构中没有语音形式，但有语法作用和语义内容的隐性成分。”^②这个定义很精确，但不够通俗。陆俭明、沈阳《汉语和汉语研究十五

① 乔姆斯基（Avram Noam Chomsky），1928年出生，美国语言学家和语言哲学家，退休前为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乔姆斯基创立的转换—生成语法被认为是20世纪理论语言学研究上最伟大的贡献。

② 徐小球：《论汉语中的空语类》，《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讲》(2003)对“空语类”作了较为通俗的解释。他们首先说明了什么是“语类”：“语类可以看作是能够充当句法成分的词和词组的总称，也可以看作是所有由词和词组充当的句法成分的总称。”然后说明了什么是“空语类”：“空语类就是指在语句中的某些句法成分位置上没有出现的一些词和词组，换句话说就是这些句法成分的位置是‘空’的。”^①这个定义通俗得多。不过，空语类理论是根据英语、西班牙语等印欧语系语言的实际提出的，汉语中的空语类类型更多，不但包括所有充当句法成分的词和词组，还包括充当句法成分的词组的一部分（如介宾短语中的介词）。

就汉语语法的实际而言，所谓“语类”(category)，就是句法成分或句法成分的一部分，如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补语、中心语、介词短语中的介词等。而所谓“空语类”(empty category)，是相对于“实语类”而言的，就是从逻辑和一般语规则法上看，在语句中的某个位置上，应该存在而不存在的句法成分或句法成分的一部分。例如：

① 那个人我认识。

我们知道，“认识”是一个及物动词，而及物动词必须有宾语才能表达相对完整的意义，同时汉语是“主—动—宾”(S-V-O)语序的语言，宾语通常要出现在动词的后面，而这里“认识”就是一个及物动词，它的后面没有宾语，但我们却知道“认识”的对象是“那个人”，显然“那个人”就是“认识”的宾语，被提到了主语“我”的前面，而在“认识”的后面留下了一个宾语的空位置，这种空位置就是一种空语类。这种宾语的空位置可以叫作“空宾语”。再如：

② 立正！

“立正”的意思就是“站直”，说的是一种行为，而行为必然要有行为主体，而这里却没有出现行为主体，但当体育教师、军训教官等对学生或参加军训的人员说出“立正”的时候，学生或参加军训的人员马上就会做出立正的动作，这是为什么呢？显然“立正”的前面隐含着行为主体“你们”，从一般语法规则上看，这个隐含着的行为主体是句子中没出现的主语，是空主语，也是一种空语类。

③ 中、日、韩三国合作拍摄的动画大片《金玉凤凰》，取材中国民

① 陆俭明、沈阳：《汉语和汉语研究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0—151页。

间故事。(新华社2004年8月新闻报道)

这里“取材”是一个动宾结构的合成词，意思是“选取素材”，后面的“中国民间故事”是名词性的短语，汉语语法学界一般把“取材中国民间故事”这种动宾结构的合成词后面带名词性成分的结构看作动宾结构，认为这是“动宾式词带宾语”现象。而实际上，从意义上看，“取材”的行为与“中国民间故事”不能构成行为与对象的关系，二者显然不是动宾关系。从语法功能上看，“取材”的“取”是一个只可以带一个宾语的词素，而“取”的后面既然有了宾语性的词素，“取材”就不能再带宾语，它后面的名词性词语显然不是它的宾语。从逻辑关系上看，“中国民间故事”表示的是“取材”的范围，它与“取材”是处所与行为的关系，因而属于“取材”的处所补语，而根据汉语书面语的一般语法规则，名词性词语需要用介词“于”引出后方可作范围补语，所以“取材”的后面实际上暗含着一个介词“于”，由于“取材”与“中国民间故事”的逻辑关系明确，介词“于”被省略了，留下一个空位，而这个空位仍然在暗中起着介词“于”的作用，“取材”与“中国民间故事”的关系仍然是中心语与范围补语的关系。这种没有出现的介词也是一种空语类，是介词性空语类（关于介词性空语类，详见本书第二章第一节“三、介词性空语类”），可以称之为“空介词”。

第二节 空语类理论在汉语句法分析中的作用

乔姆斯基研究空语类的主要目的是要证明他的普遍语法观，证明他的语言天赋论。他认为，语法知识中有一部分是先天的，婴儿在出生时，就通过遗传在大脑中固定下来了，空语类就属于这类知识。空语类听不见，看不见，不可能是通过父母、师长的教导掌握的，只能是先天获得的。乔姆斯基的研究对于发现人类的语言机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空语类理论对于汉语的语法分析尤其具有重要意义。汉语是一种广泛地运用句法成分（或句法成分的一部分）的省略、移位来表示不同语法意义、获得不同表达功能的语言，因此汉语的句子中存在着大量的空语类。这些空语类有的是比较容易意识到的（主要是省略型空语类），有

的则是不容易意识到的，而这种空语类通常存在于汉语的特殊句式里，对于这种空语类的研究有助于人们深入地认识这些特殊句式的深层结构、生成方式，进而去探讨这种特殊句式的语法意义和表达功能，把这种研究成果运用到对外汉语教学中去，还能增强汉语学习者的兴趣，提高他们学习汉语的效率。

以往学术界在汉语句法分析上，主要采用的是结构主义语法理论。结构主义语法理论着重描写语法事实，对语法事实进行纯形式上的描写。结构主义语法理论的缺点是很明显的，就是它只是着重描写语法事实，对语法事实进行纯形式上的静态描写，基本上不考虑结构成分间的逻辑关系，不考虑某些情况下的句法成分移位、省略和隐含等因素，而汉语中又存在着多种由成分移位、省略和隐含造成的特殊句式，而空语类理论由于看到了句法成分移位、省略和隐含的事实，积极探索句子或短语的深层结构转换为表层结构的事实，这样可以纠正和弥补结构主义语法理论的不足，对于汉语句法分析和汉语语法学习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利用空语类理论分析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不一致的句子或短语，可以透过现象看本质，使人们能够看出这种句子或短语的真实面貌，有利于人们了解这种句子或短语的构成方式。例如，“他瘸了腿”“他白了头发”这两个句子，按照现行的汉语语法理论，其中的“腿”是“瘸”的宾语，“头发”是“白”的宾语，并且都是“施事宾语”，因而这两个句子属于“施事宾语”句。然而前一个句子中的“瘸”是不及物动词（属于变化动词），后一个句子中的“白”是形容词（属于变化形容词，意思是“变白”），二者都是不能带宾语的，显然这样分析和描写这种谓语中心为变化动词或变化形容词的句子，既不合逻辑，也不符合汉语的语法实际，还不能使汉语学习者了解这种句子是怎样造出的，当然更不能使汉语学习者知道这两个句子具有一般句式所不具备的语法意义和表达功能，因而教学效率较低。实际上，既然这种句子的谓语中心不是及物动词，这种句子也就不是“主—动—宾”（S-V-O）结构的句子。从逻辑上看，“瘸”是“腿”的变化，“白”是“头发”的变化，所以在“他瘸了腿”和“他白了头发”这两个句子中，“瘸”和“腿”“白”和“头发”应该是主谓关系，而不是动宾关系，但它们的语序却不是“主—谓”，而是“谓—主”，而“他瘸了腿”和“他白了头发”用“谓—主”结构的短语作谓语，属于非常规句式。空语类原理表明，非常规句式一般都是由常规句式转换成的，非常规句式都有自己的原型结构。我们知道，在汉语中，如果谓语是不及物动词或形容词，主谓短语的原型结构就是“主语+动词”“主语+

形容词”，如“腿瘸了”“头发白了”，而“瘸了腿”“白了头发”的说法却是“动词+主语”“形容词+主语”结构，显然它是由“腿瘸了”“头发白了”转换成的，转换的方式是将谓语“瘸了”“白了”移到主语“腿”“头发”的前边，这样在谓语动词“瘸”和谓语形容词“白”的前面留下了主语空位，形成空主语。

当然，我们借鉴空语类理论研究汉语特殊句式的深层结构，目的不仅仅在于研究汉语特殊句式的生成方式，还要在此基础上，对比分析不同句式之间的语法意义和语用功能的差异，从而使汉语学习者能够更深入地认识汉语语法的理据性，能够根据表达的需要恰当地选择汉语句式，还可以避免在某些句式的使用上出现偏误。这里还以“他瘸了腿”“他白了头发”为例，我们既要研究“他瘸了腿”“他白了头发”这种用“谓—主”短语作谓语的句式的生成方式，还要研究这种句式与“他的腿瘸了”“他的头发白了”这种“主—谓”句之间的语法意义和语用功能的区别（详见本书的第三章第二节“空语类与变化句”部分）。

目前学术界在汉语语法分析上，引进了多种传统语法理论以外的语法理论，但学者们通常只用这些理论来分析结构主义语法理论所描写的汉语语法事实，但运用结构主义语法理论所描写的汉语语法事实有时并不符合汉语语法实际，有时是缺乏深度的，它往往只是指出了某些汉语句式的外部特征，而不是这些句式的内在的语法结构。如有的学者用“格语法”理论来说明“他瘸了腿”这种句子中的不及物动词为什么能带宾语。再如，“叫他进来”这个句子，语法学界通常把它说成“兼语短语”句，说它是由一个“兼语短语”构成的句子，“他”是“叫”的宾语，又是“进来”的逻辑主语。这样分析，实际上把它看成了一个不可分析的整体，它的内在结构反而变得模糊不清了。而按照空语类理论，“进来”的前面隐含着一个不言而喻的主语“他”，也就是说，“叫他进来”的深层结构是“叫他_他进来”，这实际上是一个由“叫他”和“（他）进来”两部分合成的句子，而这两部分在逻辑上明显是行为与目的的关系，它实际上是由两个单句紧缩成的句子，意思是“叫他，从而实现‘使他进来’的目的”。如果局限于运用结构主义语法理论所描写的汉语语法事实来研究汉语，任何新的语法理论的引进都是没有意义的。

值得注意的是，运用空语类理论研究汉语语法的学者有时会套用西方学者研究西方语言中的空语类而得出的结论，从而得出不符合汉语语法实际的结论。例如，乔姆斯基根据英语、西班牙语等西方语言归纳出四种空语类，其中的一种是

“NP 语迹”，典型的“NP 语迹”出现在被动句中，于是我国有些学者据此认为，汉语被动句的谓语动词后存在着由主语移位造成的空主语。例如：

The man was killed. 这个人被杀了。

根据学者们的看法，英语这个句子的主语“The man”是从谓语“was killed”的后面移到句首的，而与之相应的汉语句子的主语“这个人”是从谓语“被杀了”的后面移到句首的。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所谓成分移位，是相对于某个成分在原型结构中的位置而言的，但英语中并不存在“Was killed the man”这种原型结构，汉语中也不存在“被杀了这个入”这种原型结构。从英语和汉语被动句的来历来看也是如此。英语的被动句与判断句同形，显然英语的被动句更有可能是由判断句转化成的，可以推测，在英语的被动句形成之前，“The man was killed”这个句子是判断句，意思是“这个人是杀了的（人）”，而这个人杀了（人），就意味着这个人被杀了，于是人们将系词“was”重新分析为被动助词，把动词的过去式重新分析为动词的被动形式，从而将这种句子重新分析为被动句，而人们按照这种重新分析的结果理解和造句，就形成了被动句。也就是说，英语被动句的主语是由判断句的主语转化成的，本来就在主语的位置上，而不是从谓语动词后面移到句首的。而汉语的“被”字被动句是由主动句转化成的，最初的“被”是动词，意思是“遭受”，经常用在意义上名物化了的动词作宾语。例如：

① 何贞臣之无罪兮，被离谤而见尤？（屈原《九章·惜往日》）

这里“被”与“离”同义连用，都是“遭受”的意思。“被离谤”也单独说成“离谤”。例如：

② 纷逢尤以离谤兮，謇不可释。（屈原《九章·惜诵》）

这句的意思是：多次遭受指责并遭受诽谤。

在屈原《九章·惜往日》中，“被离谤”和“见尤”（被指责）并列连用，说明在屈原（公元前 340—前 278 年）所在的时代，“被”还没有成为被动助词。不过，当“被”用动词作宾语的时候，如果没有语境提示（如上面我们提到的与动词“离”同义连用），既可以理解成“遭受”意义的动词，又可以理解为被动助词，而“被”正是在这种语境下，被理解为被动助词的，“被”字被动句也正是这样产生的。例如，与屈原同时代的魏国人张仪替秦惠王（公元前 356—前 311 年）游说齐宣王时说：